

抒怀

且向姥姥一声好

□ 张晓杰

寂静的夜，春风翦翦，冷雨霏霏，又一季清明就这样穿过春寒料峭猝不及防地向我们走来了。女儿睡了，丈夫也睡了，我却因对姥姥那一份浓得化不开的思念辗转反侧，难以成眠。亲爱的姥姥，您知道吗？在这乍暖还寒的春夜，我想您，想到无眠……

那个飘着细密雪花的日子，姥姥走了，她嘴角挂着一抹淡淡的笑，平静安详地走完了她八十六年的人生。紧紧握着她尚有余温的手，我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姥姥只是睡着了，我希望时光能够停下来，让我好好地陪她一会儿。

我从小在姥姥家里长大，为我的体弱多病，姥姥操碎了心。她想尽一切办法给我弄来好吃的，甚至把鱼肝油和钙片给我一天三顿当饭似的吃，只为了我能长高一点儿长胖一点儿。

因刚出生的时候睡炕受热伤了肺，我怕冷也怕热，一到换季的时候就咳嗽。

姥姥听说在最热的伏天里挖出山百合的根，然后一瓣瓣地轻轻掰开，放到阴凉的地方风干，留到冬天寒九天的时候熬水卧鸡蛋吃，头伏挖的一九吃，二伏挖的二九吃，三伏挖的三九吃，吃过三个九天，就能根治我的病。于是年过半百的姥姥就扛着镐头，挎着筐，漫山遍野地去找山百合了。

那个冬天，我整整吃了二十七天的百合根卧鸡蛋，三伏天挖出的百合根那个苦呀，至今想来还让我觉得舌根发麻。自那年冬天以后，我真的很少咳嗽了。大家都说这个偏方有奇效，而我一直坚持认为是姥姥用她满满的爱治好了我的病。

后来我考上了县城的高中，每个月回家，姥姥都拉着我问我在学校的情况，事无巨细。我认认真真地回答，从未厌烦，因为我知道，她的每一个问题里，都饱含着对我深深的爱。每次回学校之前，她总会在我的书包里塞上几十

块钱，然后悄悄地对我说，“别告诉你妈，这是姥姥给你买好吃的好用的，不能算在伙食费里。”

再后来我参加了工作，结婚生子，起初还能每周回家看看姥姥，后来越来越忙，私心里总觉得来日方长，侥幸地以为有的是时间可以慢慢孝顺她，可以好好爱她，却忘记了，年迈的她早已经不起一年又一年的等待了。

得益于姥姥对我多年的言传身教，我深知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都要认认真真的，在渐渐长大的岁月里，我学会了坚强，学会了豁达，学会在如歌的流年中沉淀自我，努力做一个生活简约内心丰富的人。

时光如一指流沙，花开花谢间，姥姥已经离开我们两千多个日夜了，我早已学会了将思念藏在心里，埋在心底。只盼望着，今夜姥姥能走进我的梦，告诉我：孩子，好好照顾自己！天国里也有繁花似锦，姥姥一切安好！

记忆

伴随着汽车飞驰
安化县教育局 廖双初

晚间，汽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两道灯光明亮而玄妙，如夜的眼睛，朝着一个方向，风一般地前进，山峦、河谷与田间房舍这些路两旁的事物纷纷后退。

不觉就想起以往乘车的某些经历来。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小城就通了班车，每天的车次不一定多，但终归是有了。那个时候，乘车有乘车的规矩，起

点站自不必说，途中经过的乡镇都设了站，但在乡镇乘车都必须到指定的站点上下车，有些长途车为了节约时间，在乡镇并不随便停车上下客。我老家所在的乡镇因为隔县城只有12公里，许多长途车就不停。我的一位堂兄当时在衡阳工作，每每回家省亲，待到要回单位上班时，都是提前一两天先到县城的汽车站打好去省城的全程车票，私下里跟司机约定好，才可以在老家的小站上车的。这样堂兄便能在家多住上一晚。

这种情况持续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这时我已经参加工作，有次回家，客班车在乡里的小站上停了车，因为回老家所在村需要在前方一公里处分路，我便没有下车。快到分岔处时，我请司机停车，司机极不情愿，骂骂咧咧说“你好讨厌哦，刚才不是停了车吗，你为什么不下车呢？”原因大体是这一公里路我没有出车费吧，也有可能是嫌停车麻烦，耽搁了他的行车时间。司机终究还是给我停了车，但他的那个态度我算是领教过了。

后来，汽车营运市场放开了，有经济实力的个体户买车跑起了客运。为了招揽生意，服务好多了，几乎是你想在哪里停，司机就会在哪里停，不会不耐烦。社会发展到今天，没有私家车也无妨，只要你有需求，网约车可以随时来到你身边，载着你向目的地飞驰。

世界上的许多事，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彼此之间只有竞争并和谐相处，才能得到快速发展。

随笔

从教路上，有一件事，坚定了我一生从教的信念——成为孩子黑暗道路上前进的灯塔。

“佳馨，你的家长怎么还没来？”面前低着头、唯唯诺诺的小女孩仿佛做了一件很大的错事一般，支支吾吾地回答道：“我……我奶奶没有空。黄老师！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佳馨是我从教第一年带班的孩子，刚走进班级我就注意到了这个“与众不同”的孩子——皮肤黑黑的，扎着两个长长的马尾辫，穿着和她身高不相符的衣服。

“那不行，要是路上出什么事怎么办？你爸爸妈妈呢？”我问道，“我也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她仿佛像在讲两个陌生人一般。我带着疑惑邀请了数学老师和家委会主任在放学后到她家去进行家访。

经过一段弯弯曲的小路后，我们来到了一栋老旧的居民楼前，佳馨说她家在六楼。缺乏锻炼的我，走到一半就停下来休息，佳馨却一直蹦蹦跳跳的。

“爷爷！开门！老师来了！”到了门口她就高兴地大喊。开门的是一位佝偻着背，还拄着拐杖的老人，见我们来了，他很是意外，还有一丝拘谨。而佳馨一进门就懂事地泡茶、搬凳子给我们坐。

佳馨的爷爷身上挂满了青青紫紫的伤口，从聊天中得知，爷爷前几天接孩子回家，爬楼梯的时候突然眼前一黑，滚下了楼梯，才有了这一身的伤痕。正当我要谴责佳馨的父母不负责任时，爷爷开口了：“黄老师，是不是佳馨这孩子在学校闹祸了？她这孩子从小就没见过父母，一直是我和她奶奶带，她在学校有什么事情您一定要跟我们说，我们一定严加管教。”原来，因为一些原因，佳馨的父母在生下她以后再没有出现过，一直是爷爷奶奶在照顾她，“佳馨在班上成绩数一数二，上课也很认真，是个很不错的孩子！”数学老师看见我眼睛里满含眼泪，赶忙替我说道。在交谈的过程中，佳馨一直坐在爷爷旁边沉默不语，懂事得让人心疼。这一次的家访让我难受了很久。

很多想说的话，到了嘴边也只剩下了“佳馨，你要好好学习”！

湘潭市雨湖区鹤岭镇立新学校 黄惠

成为灯塔



花上蝶

印象



李陶/摄

生活

风和日暖，老人坐在屋角晒太阳。屋前的小院里，老伴在为新长出的绿叶菜浇水。院墙的竹架上，爬满了蔷薇花，在阳光下好看极了。

风轻轻吹过她眉眼，她眯缝着眼睛，打起盹来。老伴忙完回来，笑呵呵地看着她，自言自语道，“哟，睡着了。”于是进屋拿了件小毯子给她盖上。动作尽管很轻，她还是从浅睡中醒来了。

“你种的蔷薇花真好看，我就这么看了一会儿，闻着花香，竟然被催眠了。”她继续对老伴说，“我梦见那年我们在公园里办画展，我穿着一件蔷薇花裙子，一直在跳啊跳啊……真美啊！”她笑意盈盈地说着梦中事。老伴听得入迷。

几只蝴蝶绕着篱笆墙飞来飞去。老伴说，“周末我们在这里办一次画展吧。”她欣然答应了。

他们搬来乡下不久，老人年龄大

篱院上的小画展

平江县木金乡木瓜中学 周雪凤



了，偶尔画一幅画消遣时光，显然，寥寥几幅画用于办画展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们打电话给住在城里的女儿取一些画来。

老人曾是美术专业生，从事服装设计工作。绘画一直是她热爱的事，在城里的工作室有一间房是她专门绘画的场所，她的画，老伴一直为她保存在那里。

退休后，已经很久没有办画展了，老伴陪着有些健忘的她搬来乡间，在山脚住下，种花种草，陪她一边忘记，一边回忆，把日子过得慢悠悠。

没有比暮春更好的时节了，惜春，盼夏。“万物可爱，你最可爱。”他说时来不及思索，但思索过后，他还是这样说。他从书中学了几句诗一般的话。

周末到了，在女儿的帮助下，老伴把每一幅画都固定在了篱笆墙上，画仿佛陶醉在了蔷薇花香中了，蜂飞蝶舞，生动极了。

画展不仅吸引了蜜蜂蝴蝶，还吸引了曾来拜访过他们的邻居和老朋友。他们带来一些美食，在这个乡间小院里开启一次春游之旅。

踏青寻春，最好不过眼前，老人的房子，盛着整个浪漫的春天。从窗户里延伸出来的青青的藤蔓，刷满春色的墙，换了春装的屋檐，以及这一园春景的小院，美不胜收。

画展办得很美很浪漫，老伴为朋友们讲述画作里的每一段背景，分享每一个阶段的故事，让老人也跟着他的回忆，记起很多过去的时光，尽管她明天可能又会忘记，尽管在未来的某一天，她连他也会想不起来。

幸福不是用来回顾，而是一直到老都在幸福中度过。